

# 论巴尔·希勒尔的索引词理论

夏年喜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 北京 100037)

**摘要:** 巴尔·希勒尔是第一个对索引词理论做系统研究的学者, 他的索引词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对语用指称和语义指称的区分。本文在给出“语用指称”和“语义指称”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他的“索引句是不可消除的”这一论点, 并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希勒尔的理论 with 斯特劳森在《论指称》中相关理论的异同, 还对希勒尔的理论做了适当的评价。

**关键词:** 索引词; 语境; 语用指称; 语义指称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索引词是指那些离开了语境就无法确定其所指的语词, 如“我”、“这里”、“现在”等等。第一个对索引词作系统研究的是巴尔·希勒尔 (Bar-Hillel, 1915-1975)。希勒尔是犹太人, 生于维也纳。1933 年到巴勒斯坦。1938 年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学士学位, 1949 年获博士学位, 之后便先后在该校任研究员、哲学高级讲师、哲学助理教授以及逻辑和科学哲学教授。希勒尔一生著作颇丰, 涉猎的面也非常广泛, 不过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在对语言的研究上。在这方面他受维也纳学派尤其是卡尔纳普的影响不小, 他曾明确表示, 卡尔纳普的《语言的逻辑句法》是他一生读过的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此外, 他和生成语法学派的创始人乔姆斯基是朋友关系, 他们在语言学观点上也有相互影响之处。希勒尔虽然涉猎甚广, 但最有影响的思想还是他的索引词理论。

## 一、语义指称和语用指称

只要我们对日常语言稍做分析就会发现,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句在对语用环境的依赖程度上是有很大差异的, 有的语句独立于语言环境, 如“冰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这样的语句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 在什么时候出现, 都指称同一事态, 它的真值既不依赖于说话的时间、地点, 也不依赖于说话的人, 我们可以抽象地谈论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语句只在某些时候出现时具有相同的指称, 如“正在下雨”, 只有当两个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说这一句话, 他们所说的话指称才是一样的, 要想知道这类语句的真假值, 必须先弄清说话的时间和地点, 它们的真假与说话的人没有关系。还有一些语句在任何时候永远都不会有相同的指称, 如“我饿”, 当“我饿”出自于两个人之口时, 很明显, 只是语句形式相同, 反映的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情况。当一个人在两个不同的时间  $T_1$  和  $T_2$  说出“我饿”时, 其中的一个“我饿”指的是这个人在  $T_1$  时饿, 而另一个指的是他在  $T_2$  时饿。这类语句的真假离不开说话的时间, 更离不开说话的人。对于后面的两类语句我们是不可能抽象地讨论它们的真假的。

同一索引句对不同方面的语境的依赖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它们往往在某一方面表现出一种强依赖, 而在别的方面表现出相对弱的依赖。例如: 要理解“正在下雨”, 我们必须知道

说话的地点，至于是谁说的则无关紧要，这说明“正在下雨”对说话的时间的依赖强于对说话的人的依赖。而理解“我饿”正好相反，对“我饿”来说，说话的人和说话的时间是不可缺少的，说话的地点则是无足轻重的，这说明它对说话的人和说话的时间的依赖强于对说话地点的依赖。

为了阐述的方便，希勒尔对语句类型（*sentence-type*）和语句类型的标记（*token of sentence-type*）作了区分，他把一个语句的每一次具体被说出或是被写出称作语句类型的标记，而把语句本身称为语句类型。语句类型与它的标记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由于一般是寓于个别之中的，所以抽象的语句类型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对于第一个语句，我们之所以可以撇开具体的语用环境来谈论它的真假，就是因为该语句的所有标记都具有相同的指称。而对于第二个语句来说，只有一部分标记具有相同的指称，因而不能撇开具体的语用环境来谈论它的真假。至于语句“我饿”的情况就更加特殊了，它的所有的标记的指称都是不一样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饿”的语句标记之间就没有相同的东西了，它们之间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它们都满足同一个语用函项，亦即都必须关注标记出现时的时空环境。我们是怎样确定“我饿”这一类语句的标记的指称的呢？希勒尔指出，只有当我们知道这一标记的语用环境时，我们才能确定它的指称。假定张三在时间  $T_1$  时说“我饿”，并且我们知道他不是背诵台词，也不是在念书本上的字，更不是在做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该标记与“张三在  $T_1$  时饿”的所有标记指称相同的命题。如果不知道语用语境的话，我们只能借助于充分条件句作一个一般性的描述：如果这一标记由张三在  $T_1$  时说出，它意指张三在  $T_1$  时饿。也可以用一个更加一般的条件句表述为：对任何人  $X$  和任一时间  $T$  而言，如果  $X$  在时间  $T$  时说“我饿”，它指谓命题“ $T$  时  $X$  饿”。如果在塔尔斯基的  $T$  等值式中代入该标记的话，会得到这样一个等值式： $X$  在  $T$  时说的“我饿”是真的当且仅当在  $T$  时  $X$  饿。希勒尔并不满足于用  $T$  等值式来分析这类语句，因为  $T$  等值式没有把语用语境考虑进去，而在希勒尔看来，语用语境对索引句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它就没有办法确定这类语句的标记的指称，所以，他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应该是由标记、语境和命题组成的一个三项关系，而不是标记和命题组成的二项关系。为此，希勒尔提出了语义指称和语用指称。

希勒尔用“ $a$ ”表示语句的标记，用“ $c$ ”表示语境，用“ $b$ ”表示命题，他把“ $a$  在语境  $c$  中语用地指称  $b$ ”这样一个三项关系作为一个不加定义的初始概念，对这一三项关系既可以用符号  $RP(a, b, c)$  表示，也可以用符号  $RP_c(a, b)$  来表示，还可以用  $RP^+((a; c), b)$  来表示。用其中的任何一种表示方式都可以给“语义指称”下定义，例如，我们可以借助于  $RP(a, b, c)$  把  $RS(a, b)$ ，即  $a$  语义地指称  $b$  定义为：

$$RS(a, b) = \text{df } (c)(d) (RP(a, b, c) \equiv RP(a, b, d))^1$$

我们也可以借助于  $RP_c(a, b)$  把  $RS(a, b)$  定义为：

$$RS(a, b) = \text{df } (c)(d) (RP_c(a, b) \equiv RP_d(a, b))$$

借助于  $RP^+((a; c), b)$  也可以给  $RS(a, b)$  下定义：

$$RS(a, b) = \text{df } (c)(d) (RP^+((a; c), b) \equiv RP^+((a; d), b))$$

这里的  $RP$  是“refer pragmatically”的缩写形式，其意为语用指称。 $RS$  是“refer semantically”的缩写形式，其意为语义指称。从这里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语用指称和语义指称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如果对任意语境  $c$  和任意语境  $d$  而言， $a$  在  $c$  语境中语用地指称  $b$  等同于  $a$  在  $d$  语境中语用地指称  $b$ ，我们就可以说  $a$  语义地指称  $b$ 。可见，语义指称是不受语境影响的。从这个定义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索引句和非索引句的差别：一个语句标记语义

地指称一个命题的话，这个语句一定不是索引句。在我们已给出的三个例句中，只有第一个例句有语义指称。有语义指称的语句都有语用指称，而有语用指称的语句却不一定有语义指称。希勒尔称有语义指称的语句为“**statement**”，并把“**a 是 statement**”定义为“存在一个 **b**，**a** 语义地指称 **b**”。

希勒尔特别强调语境对索引句的重要性，他说：“我打算不把指称和真值赋予语句类型‘正在下雨’和‘我饿’及其它类似的语句类型，而仅仅是赋予在某一语境中的语句标记，亦即赋予由语句标记和它的语境组成的有序对。”<sup>2</sup>也就是说，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确定在特定语境中的这类语句的标记的指称和真值，亦即只能确定那些由语句标记和它的语境构成的有序对的指称与真值。通俗地讲，“正在下雨”是一个语句类型，当它被人们用来反映一种特殊的天气状况时，出自人们之口的是这个语句类型的标记，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语句类型“正在下雨”的指称和真值，我们所能考虑的只是它在语境中的一个一个标记的指称和真假。这里，语句标记必须放在具体的语用环境中，离开了具体的语用环境，我们还是无法确定它的指称和真假，因为只有那些知道该语句标记是由谁说出的，并且知道是在什么时候说出的人才能确切地把握它们所指的谓的事态，才能确定它们的真值。

语用指称与语义指称的区分是索引词研究史上的一个飞跃，也是希勒尔的索引词理论的逻辑起点，正是从这一起点出发，希勒尔提出了索引词是不可消除的。

## 二、索引句的不可消除性

索引句在我们日常的思想交流中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呢？没有人对此做过统计，希勒尔给出了一个大概的数字：“我猜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陈述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索引语句。”<sup>3</sup>因为绝大部分含时态动词的语句都是索引语句，尽管它们不含“我”、“你”、“这儿”、“那儿”、“现在”、“昨天”和“这”等索引词。比如说“张三去过北京”和“张三将要去北京”根本不含索引词，但它们的真假会因说出的时间不同而产生变化，因而也是索引句。如果不使用索引句，我们还能够顺利地进行思想交流吗？我们先假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假定曾经有位名叫汤姆·布朗的逻辑学家，他在 1951 年的 1 月 1 日做了一天的试验，在这一天中他只允许自己用非索引语言来同他人进行交流。这一天是休息日，汤姆早晨醒来便想在床上吃早餐，他的手表坏了，他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他该用怎样的语句来让他妻子知道他的想法呢？他不能说“我饿”，因为它是索引句。他也不能说“汤姆在 1951 年 1 月 1 日饿”，因为该语句不能准确地表达他的意思。他是在说话的那一时刻觉得饿呢？还是在那一天他都觉得饿或是下午才觉得饿呢？句中没有提供任何线索。他怎样才能让他妻子知道他是说话的那一时刻饿呢？可以说“汤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觉得饿（Tom Brown is hungry at the moment when Tom Brown utters this sentence-token）”吗？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不能用“这”。那他能说“当汤姆说‘汤姆饿’的那一刻汤姆饿（Tom Brown is hungry at the moment when Tom Brown utters ‘Tom Brown is hungry’）”，或说“在一只苍蝇停在汤姆的床上的那一刻汤姆觉得饿（Tom Brown is hungry at the moment when a fly is sitting on his bed）”吗？还是不可以，因为这些语句有一个共同的结构：“... at the moment when...”（当.....的时候），都用到了定冠词“the”。本来只需要说“我饿”就能够解决的问题，现在变得如此难以说清楚了，我们实在想不出汤姆可以用什么样的语句来达到目的。这说明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离不开索引语句的。希勒尔由此得出了与罗素相反的结论：索引句是不可替代的，因而是不可消除的。

希勒尔批驳了罗素的“所有的索引表达式都能够借助于非索引表达式与索引词‘this’来定义的”的观点。罗素曾断言，“我”可以定义为“the person experiencing this”或“the

person attending this”。希勒尔明确地指出，罗素的这种处理方法是错误的，“我”并不能总是能够在不遗失信息的情况下简单地替换为“the person experiencing this”，因为并不是给定了说话者和时间，“这”的含义就清楚了，仅仅知道“the person experiencing this is hungry”的说话者和说话的时间，就把它理解为说话者在说话的这一时刻饿，这样做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尽管我们平时按照这种方式理解的时候很少失败。而当我们听到“I am hungry”这句话时，我们却可以毫不犹豫地这么做。很清楚，“我”的函项是不模糊的，“这”也一样，尽管它们的指称都是不确定的。希勒尔由此给出了索引词不可消除的另一个理由：我们找不到与索引词标记在逻辑上相对应并与其语境相匹配的具有语义指称的语句。希勒尔进一步论证道：如果索引句可以消除的话，每一个索引句就都可以用一个有语义指称的语句来替代，有语义指称的语句是独立于语用语境的，而索引句偏偏又离不开语用语境，索引词可以被替代就意味着语用语境可以被置换，由于语用语境是无法被置换的，所以索引句就是不可消除的。希勒尔此处所做的论证是很严谨的。

希勒尔对莱欣巴哈处理索引词的方式也进行了批驳。莱欣巴哈的索引词理论是建立在罗素的索引词理论的基础上的，他称索引词为“标记反身词”（token-reflexive words）。我们知道，罗素是用“这（this）”来定义其它索引词的，莱欣巴哈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说：“this”在每一次被使用时所指称的对象是不相同的，它只是一个索引词类型，如同“正在下雨”是一个语句类型一样，“this”的每一次具体的使用虽然都属于这同一种类型，但它们都是该类型的标记，这些标记在特定时空里具有不同的意义。于是，莱欣巴哈主张用“this-token”来给索引词下定义，他把“我”定义为“说 this-token 的人”，把“现在”定义为“this-token 被说出的时间”，把“这里”定义为“this-token 被说出的地点”。莱欣巴哈声称自己找到了一种完全消除索引表达式的方法。其实，莱欣巴哈的解决方式和罗素的解决方式并无本质的区别，也是不可取的。

第一个提出索引词是不可消除的并不是希勒尔，而是伯克斯（A. Burks）。伯克斯是在四十年代末提出这一观点的。在伯克斯看来，任何符号都有类型意义和标记意义，对非索引符来说，它的每一个标记的意义与它所属的类型意义是相同的，而对索引符来说，它的每一个标记的意义与它所属的类型意义则是不同的，如“我”总是指说话的人，这是它的类型意义，其标记意义则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索引词没有固定的标记意义，有时甚至根本没有标记意义，如“隔壁房间里的那把红色的椅子是木制的”，当那房间里根本没有红色的椅子时它就没有标记意义，因此，索引词是不可以消除的。伯克斯还论证说，不使用索引句是不可能获得关于整个宇宙的知识，因为命名对象时必须借助参照系统中的时空点，而时空点的确定无论如何是离不开索引词的。退一步说，即便索引词可以由非索引词替代，这种替代也是不方便的。如“这本书很有趣”，假定其中的“这”可以用三个非索引词 A、B、C 来替代，该语句就可以用“A、B、C 中的书很有趣”来替代，这样的表述明显不如前者方便。不仅如此，这样的表述也不准确，因为没有索引词的参与就不能确定一对象与其它对象的关系，不能确定一对象在参照系统中的位置。应该说，伯克斯的这一观点对希勒尔是有启发的，尽管希勒尔自己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虽然索引词不可消除，而且用索引句进行交流既方便又快捷，但它使人误解的可能性也大。假定张三说“冰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倘若有人错以为是李四说的，这并不会导致对这句话的错误理解。但如果张三说的是“我饿”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本来是张三饿，现在却成李四饿了。可见，要想用索引句进行有效的交流，信息的接受者必须对该语句出现的语用环境了如指掌。仅用非索引句传递同样量的信息时，不需要接受者知晓其语境，但若把索引句替换为非索引句，对语境的把握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希勒尔再三强调：并不是在每一种场合下所用的索引句都可以在不遗失信息的情况下用一个非索引句来替换的，事实上这样

的索引句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任何一具体交际场合中的索引句都不可能在非索引句替换时不遗失掉原索引句的任何信息。有人认为希勒尔说得太绝对了,索引词是可以替代的,比如说张三站在李四和王五之间,这时有人指着张三对你说:“他喜欢读《乱世佳人》”,这里的“他”是可以“张三”来替代的。我觉得这种替代根本不是希勒尔所说的那种替代,因为这种替代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掉了索引句“他喜欢读《乱世佳人》”的部分信息。在我们所给出的语用语境中,“他喜欢读《乱世佳人》”至少含有“他”在参照体系中的位置方面的信息,而“张三喜欢读《乱世佳人》”是没有这方面的信息的。我认为,就希勒尔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替代来说,索引词确实是不可替代的。

### 三、希勒尔的索引词理论与斯特劳森对语句和语词的使用的区分

如果我们熟悉斯特劳森的《论指称》的话,很快就能在希勒尔和斯特劳森所使用的某些术语上找到一种一一对应关系。斯特劳森的《论指称》发表于1950年,在该文中他主要是评述罗素对摹状词的处理方式,他明确地指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就是没有将语句、语句的使用和语句的表达三者区别开来,相应地也没有对语词、语词的使用和语词的表达作区分,由此派生出三个基本错误:(1)把语词的意义等同于它的指称;(2)把指称某个实体和断定某个实体的存在混为一团;(3)把一个含有摹状词的语句看成是要么真要么假的。怎样区分语句、语句的使用和语句的表达呢?斯特劳森认为,在不同的场合可以说出同一个语句,如“当今法国国王是贤明的”可以由路易十四当政时期的某个人说出,也可以由路易十五当政时期的某个人说出。在这两种场合中“当今法国国王”指的显然不是同一个人,也就是说他们对同一个语句作了不同的使用,可以认为前者在使用这个语句时作出了一个真论断,而后者作出了一个假论断。如果说出这一语句的是生活在路易十四当政时期的两个人,他们所谈论的就是同一个国王,他们对这一语句就作了相同的使用,他们要么都作出了真论断,要么都作出了假论断,绝不可能一个作出的是真论断而另一个作出的是假论断。斯特劳森由此得出结论:“无论是在这个语句的情况下,还是在其它许多语句的情况下,显然,我们都不可能谈到语句本身的真或假,而只能谈到使用语句做了一个真论断或假论断,或者说使用语句表示了一个真命题或假命题,并且,同样明显的是,我们不能说语句论述某一个特定的人物(因为,同一个语句在不同时间可以用来谈论完全不同的特定人物),而只能说对语句进行一种使用来谈论某个特定人物。最后,如果我说,尽管在路易十四当政时期同时说出这个语句的两个人对这个语句作了相同的使用,但他们还是对同一语句作出了两种不同的表达,那么,就会使我通过语句的表达所意谓的东西充分地清晰起来。”<sup>4</sup>虽然斯特劳森说罗素犯的根本性错误是没有把语句、语句的使用和语句的表达三者区别开来,相应地也没有对语词、语词的使用和语词的表达作区别开来,但从他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语句和语句的使用以及语词和语词的使用间的区别才是他所要强调的,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说罗素的错误是由于混淆了语句和语句的使用以及语词和语词的使用而造成的。斯特劳森认为,真假是语句的使用才具有的属性,语句是不可能具有的,因而我们不能说“当今法国国王是贤明的”这一语句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能说使用这一语句作了一个真论断还是假论断;指称是语词的使用所具有的属性,而不是语词所具有的属性,所以我们不能说一个语词指称什么东西。

希勒尔对斯特劳森的上述看法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曾明确表示:“我完全同意斯特劳森的这样一个观点:千万不要混淆语句和语句的使用。我也同意他的这样一种说法:罗素正好把语句和语句的使用弄混了。”<sup>5</sup>希勒尔认为,自己对索引表达式的作用的评价与斯特劳森是高度一致的。

如果我们把希勒尔的论述和斯特劳森的描述比较一下的话,就会看出它们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希勒尔自己也注意到了这点:“他的语句对应于我的语句类型,他的语句表达相当

于我的语句标记”<sup>6</sup>，至于斯特劳森所说的“语句的使用”，希勒尔认为它大体相当于“语句标记与语境组成的有序对”，不过有一些差别，这差别就在于：在斯特劳森看来，只有通过说出同一个语句，人们才能对这个语句作同样的使用。而在希勒尔看来，两个有序对（由语句标记与语境组成的有序对）的等同实际上所依赖的是命题间的等同，两个具有等同关系的有序对的第一个元素不能属于同一个语句类型，如这样两个有序对：其中一个的第一个元素是语句类型“太阳比月亮大得多”的一个语句标记，另一个的第一个元素是语句类型“月亮比太阳小得多”的一个语句标记，由于这两个标记所指称的命题是等同的，所以两个有序对是等同的。

希勒尔和斯特劳森都注意到了语用语境对某些语句的影响，只不过斯特劳森没有就这一问题再深入地进行挖掘，他也没有对索引句和非索引句作区分，所以人们往往忽略他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从希勒尔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斯特劳森的理论对希勒尔是有影响的，并且这种影响要远远大于前面已经提到的几位哲学家。希勒尔作为第一个对索引词进行系统研究的哲学家，对实现从非索引语言逻辑到索引语言逻辑的转变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 参考文献

- [1] Bar-Hillel: Indexical Expressions .in Mind .July 1954
- [2] [美]马蒂尼奇. 语言哲学. 牟博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 Evaluation on Bar-Hillel's Index Theory

XIA Nian-xi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China )

**abstract:** Bar-Hillel, the first scholar who studied index theory systematically, established his Index Theory logically up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emantic reference ”and “pragmatic reference”. By illustrating the basic concepts of “semantic reference ”and “pragmatic reference” first, this paper focuses on addressing to his argumentation “index sentence is not eliminable”, and rather elaborately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illel's Theory and Strawson's related theory in On Referring. An adequate evaluation of Hillel's theory is also conduct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index; situation of discourse; semantic reference; pragmatic reference

收稿日期: 2003-5-10;

作者简介: 夏年喜(1965-), 女, 湖北人。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 
- <sup>1</sup> Bar-Hillel: Indexical Expressions .in Mind .July 1954,p364
  - <sup>2</sup> Bar-Hillel: Indexical Expressions .in Mind .July 1954,p364-365
  - <sup>3</sup> Bar-Hillel: Indexical Expressions .in Mind .July 1954,p366
  - <sup>4</sup> [美]马蒂尼奇. 语言哲学. 牟博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422-423
  - <sup>5</sup> Bar-Hillel: Indexical Expressions .in Mind .July 1954,p375
  - <sup>6</sup> Bar-Hillel: Indexical Expressions .in Mind .July 1954,p375